# 书名：短篇恐怖故事（A卷）

## 北京地铁一号线

深夜的北京上空挂着一轮弯弯的月亮，空空荡荡的街道上洒满昏黄的灯光。在此时此刻大街上已没有人来人往，整个城市都沉入了酣甜的梦乡。

他走出大门，望着身后已是漆黑一片的办公楼，深深吸了口气。深秋那清寒的夜风像一个调皮的少女用手中的扇子轻轻拍打着他的脸，他觉得非常舒坦。毕竟，为了完成这个软件的后期开发工作，他已经一天一夜没合过眼了。

“今天的天气真不错。”他想，同时本能地抬起头来看看天色。

今夜的月亮真亮啊。虽然不是满月，可依然白的惊人、亮的惊人。只有几颗星星零星地散落在深蓝的天幕上。一阵寒风吹过，他打了个哆嗦。一抬头，却看见一只黑色的乌鸦停在光秃秃的树枝上，悠然自得地梳着羽毛。”他皱了皱眉头，继续向前走。

一辆卡车“呼”的一声从他身边掠过，卷起一阵旋风和尘土。路边那棵孤零零的树上，最后一片树叶终于离开了树干，打着旋儿晃晃悠悠地坠下，正好落在他的脚边。

乌鸦受了惊，突然“哑”的一声大叫，张开双翼，扑腾腾从树上飞起，绕着树转了几圈，然后，飞走了。

他目送着乌鸦变成一个小黑点消失在暗黑的夜空中，脑海中突然蹦出一句诗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

这好像是《三国演义》里面的吧。记得在赤壁之战时，曹操即兴吟了这句诗，却被人说了句什么……啊，对了，“此乃不祥之兆也！”

他弯下腰拣起地上的树叶，搜集树叶当书签一直是他的一大爱好。

深秋的枫叶通常都是红色的，这片也是如此。

只是这片枫叶红得有点反常。红得太鲜艳了、太刺眼了，就像那日落西山时天边的晚霞。不，还不对。比那红得还要艳丽夺目，倒有点像……血！

这片有五个叶片的枫叶，就像张血红的手掌般平躺在他的手掌上。一阵寒气从头顶直冲到脚跟。他想把它扔掉，却依稀觉得它好像还有种说不出的妖异吸引力。

再仔细看，他发现，在树叶的正中央，有一块小小的黑斑。

他将头低下去——眼镜镜片都快要碰到树叶了——细细鉴赏。这个黑斑形状很特别，不是圆的，不是方的，像菱形却有弧度，像椭圆却两头尖尖。这象个什么东西呢？

啊，这、这简直就像只眼睛嘛！

一只含情脉脉却又虎视耽耽的眼睛，正在一眨不眨地盯着他，而且还正对着他的眼睛！

他一个激灵，树叶又晃晃悠悠落到地上。他不敢再看第二眼，急忙转身就走。

他要立即回家，只有在家里温暖的床上才能排遣心中的一切忧愁、烦恼，以及——恐惧。

“真是活见鬼了！”他骂骂咧咧道。

没有一辆的士在他身边停下，就连开着“空车”灯的也是如此。

已经11：30了，37路公交车竟还没到。他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现在只有一个便捷的途径：坐地铁！

他三步并作两步一路小跑冲进地铁站。现在是11：40。如果连最后一班地铁也错过，他今夜真的要露宿街头了。

“一张。”他递过5元钱。

“找您2块。拿好。”

在接过票和零钱时，他的手和售票员的手碰了一下，他觉得异常冰凉。

不过他现在已没心思管这些闲事。因为他已听到了地铁列车的轰鸣声。

他匆匆将票往检票员手里一塞，就飞也似的直奔向列车。

真奇怪，为什么检票员的手也是那么冰冷呢？

车厢里空落落的，只有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太太，一个带着walkman听音乐的男孩。对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他的到来，两人连眼皮也不抬一下，他也随便找了张位子坐了下来。

屁股刚挨到座位，他便猛地吃了一惊，一下子站了起来。因为他看到在正对着自己的座位上，赫然坐着名长发白衣女子！

他揉揉眼睛，又狠狠掐了自己一把。可那女子还是好端端地坐在对面的位子上，抱头大睡。长发披散下来，完全遮住了她的脸。他依稀觉得这女子的体形似曾相识。

这是真的，不是幻觉？那自己刚上车时怎么没有注意到她的存在？

“也许是这几天太累了吧。”他自我安慰，又坐下了。

列车发动了。五分钟后，到了下一站。

没有人下车，倒是有个中年男子走了进来。

车门在他身后缓缓合上了。

这男子也真是，放着那么多空位子不坐，却不偏不倚正好坐到他的身边，而且一坐下，就旁若无人地跷起二郎腿，点起一根烟，从旅行包里掏出份皱巴巴的报纸看了起来，看的是目不转睛、心无旁骛。

他实在忍不住这漫长的寂寞，于是拍拍那男子的肩膀：“嘿，哥们，借张报纸我瞅瞅。”

“没事，你随便挑吧。”

他随手拿了张报纸，一看头版标题，他的手竟忍不住颤抖起来。

那上面用大号字体印着：“一女子地铁卧轨身亡警方正全力调查真相”

旁边还配有那女子生前和死后的照片。

他不必看照片，就已经知道那女子是谁了。

她正是他的前任女友！为了金钱，为了地位，为了总经理的宝贝千金，他把这个自幼青梅竹马的恋人给抛弃了。分手时，她跪在地上苦苦哀求，说了一句差点吓死他的话：她已有了他的孩子！

望着她那可怜柔弱的娇小身躯，他也曾有过动摇，可最后还是狠下心，头也不回地走了。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她彻底绝望了。她喊道：“我要去地铁站卧轨自杀！变成厉鬼也要和你算帐！”

现在虽然是深秋，可他已经汗流浃背。他不由自主地摸了一下挂在脖子上的护身符。

前天他去雍和宫游玩，一个老喇嘛拦住了他，说他面带死气，三日之内必有血光之灾。他对此嗤之以鼻，不过最后还是花10块钱买了这个护身符。

老喇嘛将护身符递给他时，神秘地说：“魔由心生，心缘魔起。这护身符能在最紧急时救你一命。能否消去心魔劫数，就看你的选择如何了。”说罢，转身离开，“达达”的脚步声在阴沉黑暗的大殿中回响，渐渐远去、消失了。

地铁里灯光明亮，映着护身符上的六个金字闪闪发光，却是佛教六字真言。

“就凭这玩意，能保得我平安？”他想起今夜发生的一桩桩怪事，不由得汗毛直竖，下定决心，下一站一到，立即下车，就算走回去也无所谓了。

车内静悄悄的，没有人说一句话，也没有人站起来走动。老妇人还在织毛衣，男孩还在听音乐，身边的那个男子还在看报纸，对面的神秘女子还在睡大觉。他无聊地看着窗外，幽长的隧道上，盏盏黄灯一闪而过，就像一串串飞逝的火焰，令人神迷目眩。

“轰隆，轰隆”，列车剧烈地颠簸了几下，随后渐渐慢了下来。

“好了，就要到站了。”他心里暗自庆幸。

突然，就在一刹那间，车厢里的灯，全灭了！

连隧道里的灯也都灭了，整个车厢已是一片黑暗！

列车在发出了长长的一声“吱”的尖叫后，缓缓停了下来。

他的脑子轰地一下炸了。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地铁断电！不可能，这连千万分之一的几率都不会有啊！可是，那还能是什么原因呢？难道，这一劫难，他终究无法逃过吗？

他的心，就像落进了无底深渊般不停地堕落，堕落……

车厢里静无声息，是那种死寂般的沉静，他似乎能听见自己急促的心跳声。

忽然，一声女子的尖叫打破了这短暂的沉静。

他松了口气：对面这个女子是人，不是鬼。

他伸手去掏手机，想要报警求救。

可是，手机竟然没电！

这怎么可能，分明是今天下午才充的电嘛！

他不死心，从包里摸出备用电池，凭着感觉装上了。

手机荧屏一下子亮了起来，一阵阴森的音乐也随之响起。

他的手机向外完全发不出信号，然而他却收到了一则短消息！

只有短短的三个字：纳命来！……

他正惊愕之时，手机突然爆发出一阵蓝色火花！

他大叫一声，触电般地一甩手，将手机扔在地板上。手机立即燃烧了起来，冒出一阵黄色火焰，很快就变成了一堆塑料碎片，冒着浓浓的焦臭味。

在刚刚火焰燃起的时候，他看的清楚，对面那个女子，正在摆弄一部小巧玲珑的手机！

难道刚才的短信是她发的？

他怒气上冲，过去一把抓住她的肩头，厉声喝道：“你为什么……”

话没说完，他便闪电般地一缩手，因为刚才这一抓，手里抓到的竟只有空气！

那女子缓缓抬起头，两人四目相对。

他一下子跌坐在地板上，喃喃道：“是你，果然是你……”

火焰熄灭了，无边的黑暗又吞没了整个车厢。

他浑身无力，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高声喊道：“有鬼啊！来人啊！救命啊！”

没有人答理他，哪怕是咳嗽一声。

无尽的恐惧一点点地吞噬着他的心灵，他忍不住又喊道：“你们……你们都还在吗？快……快回答我啊！”话音里已明显带着哭腔。

黑暗中突然传出那个老妇人尖锐凄厉的哭叫声：“救命啊！有……有蛇！它……它咬着我啦！”

一声惨叫后，便再也没有了她的哭叫声。

他能听到一阵可怕的“嘶嘶”声由远及近，渐渐向这边游动过来。

他只有后退，慢慢后退，一步步后退。

突然，一种冰凉而滑腻的感觉从右腿上传来。

“完了！”他脑中一片空白。

这种感觉渐渐从右腿蔓延到左腿，又一圈一圈向上螺旋，他已觉得迈不开步子，连手也抬不起来了。

一阵腥臭的风直吹到脸上，他闭上眼静待死亡的来临，可是——护身符突然放出了一阵金光，那种被蛇缠住的感觉消失了。

“铛”的一声，好像有件硬物掉在了地板上。

他抹去头上的汗珠，伸手一摸，却是根拐杖。

他举着拐杖当作武器，心里稍微安稳了一点。护身符果然起作用了，可自己怎么出去呢？

“现在时间凌晨0点。”却是电台在播报时间。这应该是从那个男孩的随身听里传出来的吧。

“现在时间凌晨1点。”

“现在时间凌晨2点。”

在黑暗中的等待如此漫长难熬，他忍不住想抽根烟。

抽烟？对啊，自己不是有打火机吗？有点光亮总是好的，传说鬼也怕火啊。

他将手伸进衣服口袋里，反反复复找了几遍，竟还没找到打火机。

“咦，这是什么？”他的手触到了一样薄薄的、小小的东西，像是纸片。

他将它拿出口袋，它竟然放出了血红的光芒！

“啊！”他大惊失色，这竟是他当年和那个旧恋人一起合拍的照片！

一阵风吹过，它悠悠飞去，在空中烧了起来，化作一团纸灰消散了。

一个黑影突然也扑了过来，张开十指，直抠向他的咽喉！

他赶紧挥动拐杖就打，可那黑影吃了几棍，不仅不退，反而更加凶猛地冲了上来！

从那黑影的身高来看，很可能就是那个男孩！

他想躲避，却不料被人从后面一把抱住，动弹不得！

难道那个中年男子也被控制住了？

一拳、两拳、三拳都狠狠地打在他的脸上，他估计至少给打掉了三颗牙。然后，他的咽喉被死死地扼住了。

护身符并没有起作用。

“啊，对了，只能用一次的。”想到这里，他暗呼，“这下真没救了！”

突然，他想起了老人们说起的一个传说……

他使劲一挣，吐出了那三颗带着血和唾沫的牙齿！

那双掐住他脖子的手立即松了，一声怪叫后，那个黑影扑通一下倒在地上他如法炮制，摆脱了身后的纠缠。

“好险！幸好我知道鬼怕污秽，要不然真的没救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希望一点一滴地消失……

他感到胸口憋闷气短，的确，在这个车厢里呆的时间长了，氧气不足了。

“不行，再这样下去，我非憋死不可！”

他一拐杖敲在车厢玻璃上，“啪”的一声，拐杖断为两截，而玻璃似乎完好无损！

“他妈的！什么时候地铁换成防弹玻璃啦！”他知道：一定又是她在捣鬼！

他重重一拳打在玻璃上，只震的手生疼。

四周隐隐约约传来凄惨的哭声，而且声音越来越大，充斥在车厢的每一个角落。

他的眼前似乎有无数的白影在晃动。

“还我命来！还我命来！”

他只觉得身体开始沉重起来，上下眼皮也开始打架，意识渐渐变得模糊不清。

“不行！这样不行啊！”他的理智告诉他，不能睡去！“

“来吧，和我们一起吧！”这样的话语是那样的诱人，他已无力抵抗。

在电光石火的一瞬间，他脑中突然灵光一现。

第一次是护身符救了我，第二次是血救了我，要是将护身符和血结合呢？

他撑起沉重的身体，一拳砸向自己的鼻梁。

鲜血大团大团地涌出来，他低下头，将它涂在颤抖的双手上，再将它涂在护身符上。

鬼哭之声更加凄厉了，他越发感到透不过气来。

他静下心，默念六字真言。

随着最后一个字出口，一道金光再度闪耀在身上！

他揉揉眼，自己正站在站台之上，一列地铁列车正隆隆驶进站来。抬起胳膊看看时间，11：36。难道一切一切都只是场噩梦？

“快上车啊，愣着干嘛？”一个清亮的女声在他身边响起。

他一惊，抬头一看，一个白衣长发女子就站在身旁，她的模样可一点也不象自己的旧恋人。

“算了吧。谢谢。”他苦笑了一下，转身就走。

走出地铁站，他深深呼吸了一口深夜的新鲜空气。找了个电话亭，拨通了前任女友的手机……

## 是谁轻敲我的颈

这是我的一位大学老师——刘老师告诉我的，而且还有照片为证哦……

刘老师还很年轻，才刚任教两年，今年才从外校调进来，因为是单身，所以被分配到学校的一栋很旧的教师楼。这是一间小房子，一张小书桌摆放在房间的角落，旁边有一扇窗。因为刘老师想考博士，所以一直都很用功。但就在搬进房子后不久，每当他坐在书桌前专心看书时，便感觉到好像有东西不时地在轻轻的敲着他的脖子。开始时，他以为是自己神经过敏，便不太在意，但久而久之，这种感觉一直存在，只要他一坐在书桌前，就不停的感觉到那东西轻触他的脖子，然而，当他回头看时，什么都没有。只要一离开书桌，这种感觉便消失无踪。于是，他便将这个情况告诉他的一位研究佛学的同学，那同学告诉他那房间曾经有人上吊死了，可能是那东西在搞鬼。老师不相信，朋友说，他可以用照相机拍下来。于是就叫他回宿舍一起把那东西拍下来，朋友半信半疑，回到家后便坐在书桌

前看书，不一会那感觉又来了，那东西又在轻轻地敲着他的脖子，他的朋友马上替他拍了十多张照片， 赶紧送去照相馆冲洗。当他们拿到那照片时，刘老师立时吓得脸色发白，每一张照片上，在刘老师的身旁都可看到一个模模糊糊的极似人的物体悬在空中，而一直在碰老师脖子的，好像是它的悬在空中的脚，因在空中摆荡而不停地轻触他的脖子……

## 图书馆的怪诞故事

新图书馆于 98 年竣工投入使用，于是老图书馆仿似被打入冷宫，再无人问津，而关于位于地下的资料室的“鬼”故事，却更是知者无几了。

故事是从两个管资料室的学生先后莫名疯掉传开的。据说其中之小娜在先，她总对小刚说地下资料室里不知有什么东西，感觉挺吓人的，小刚则付之一笑，调侃的说：“再有什么‘鬼东西’，我也不怕，因为我有这个，说着亮出挂在脖子上的护身符这是他五岁时妈妈专门从五台山求的。而事情还是发生了。

一天，他俩又去查整资料。小娜一人丫在书架的这头儿，那种阴冷的感觉让她打了个颤，接着又是那种刮铁屑般的声音响彻云霄起，一切如以前；但以前每次总是小刚“救命”似的到来，才没有再发生恐怖的事情，可今天，小刚却没有出现。

接着小娜仿似看到了什么极为可怖的东西，发出撕裂般的声音，跑了出去，从此再没清醒过来。而小刚在另一角落里的洗手间里听到小娜的叫声，想赶出去一探究竟，但门不知给谁死死关上了，他用力拉着门，同时一种刮铁屑般的声音传入耳中，这是小娜曾提到过的那种声音，想到这，一种不祥的感觉突出涌上来，就在他拼命拉门时，一下子门开了，而他的护身符也下子断伐掉在地上，于是他看到了与小娜一样的情形；一个合身上下或许被烧得变形的“女人”，正在用一块看似锋利的断铁片刮身上那些烧焦的皮肤，皮屑如铁屑般落下，小刚大喊一声，冲了出去，他也疯了。

再后来，老师组织了几个小组，在白天一起进去将资料书都搬了出来，那是在新图书馆建成之前。

## 网络鬼故事

第一章 阿呆之黑帽子

人物：阿呆。

地点：家中

时间：九八年元旦

先说说阿呆吧，他是四通在北京的网管之一，原本是为各大杂志社写稿子的自由记者，现在正致力于搞一个游戏俱乐部。上次我告诉他我正在写这个系列的故事，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你要是敢把我上次的事说出来，你来一次我踢你一次。我苦笑着说：放心吧，不会的后来直到写了好多人的事以后，我才发现，如果因为怕得罪人而放弃，那就算不上是真正的对朋友负责，写就写了吧，没什么好怕的。

阿呆带上帽子(就是网管的意思)也好长时间了，一般来说，除非是特别过分的情况他才踢人的，那天正好是元旦，四通就只有二三个人在聊天，他进去看了看打了声招呼就想离开了，这时候正好进来了一个叫“超级网管”的人，他觉得有点兴趣就留下来看看，那个人一进来就说：嗨，你们想不想要四通的帽子啊？我这里拍卖，用 visa 付帐好了。阿呆就问起来：“你是谁啊？四通有你这样的网管吗？这种玩笑怎么能乱开啊。”那个人似乎有点吃惊：“恩？IQ=0，我卖我的帽子，和你有什么关系？”，阿呆一看这人能叫的出自己另外的名字，定是熟人无疑，就说：“如果你再说这种话，小心踢你出去。”那人有点生气了，说：“踢我？你算老几啊，你才带了几天帽子，小心我炸了你丫的”，阿呆也没说话就直接把那人的 IP 查到准备开踢，谁知道刚一把名字输进去就死机了，他想也许是那人先动手把自己炸了，就又重新启动，准备再踢一次，谁知道刚连上线又死机了，连续几次，他已知道事情不大对头了，重新调试了拨号上网，终于进到四通里，发现那人还在，就一脚踢了过去，刚一回车，头就感到一阵剧痛，再一看屏幕上还是好好的，于是又试了一次结果和刚才一样，这时候屏幕上那个“超级网管”说了一句话“阿呆，嘿嘿，帽子带的还合适吧？是不是有点紧啊？”吓得阿呆马上把电脑关了，坐在椅子上大口大口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喘粗气，这时他一回头，吓了一跳，床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顶帽子，黑色的礼帽，上面用深灰的丝线绣了 OP 两个字母……( 本来听他说这件事的时候我是一点也不信的，直到见了那顶看上去非常邪恶的帽子后，我才知道这不是一件普通的黑客事件) 从那以后的几乎再也没见过阿呆踢人了。

解决方式：以后网管踢人的时候可要三思而后行啊……

第二章：鱼子之跳墙惊魂
人物：鱼子/ 安琪
地点：公司机房
时间：九八年十月九日

鱼子是安家的老同志了，一般都是跳墙进来，我们都习已为常了，直到前不久，见她从大门口大摇大摆地走进来，我们都很吃惊，问：“ 鱼子怎么改邪归正啦，从正门进来？”，鱼子叹了口气说：“ 哎，跳得墙多终遇鬼啊……”，就说起来昨天发生的故事：昨天晚上，鱼子还是按照惯例跳墙而入，安家有好多人在，那天我也在，那时我还抨击了她一下，说吓了我一跳。鱼子也没回答，就见她不断在打同一句话：Leave me along，我们想大概她今天心情不好吧，问了几句她不理我们，就没再说什么了，后来她的字越打越大，直到大红字占满了整个屏幕，就突然消失了，我们想她大概是走了，还互相讨论了一下明天是否能安慰她一下。

鱼子那边的情形就完全和我们这里不一样了：她一进安家发现整个界 面都换了，变得和胜机聊天室差不多，而且里面的人也都是胜机的，除了屏幕顶部的 topic 之外，其它的一切都好像是进了胜机一样，她觉得很奇怪就问：今天是怎么啦？谁知道字一上屏幕就变成：leavеme along，又打了几遍发现字越来越大，还是那句话，她就有点慌了，退了出去，刚一退出发现壁纸被换成了 Leave me along 的红字，看上去非常象是血滴下来的样子，鱼子一下子就瘫坐在椅子上，因为前两天她曾经看过一些我写的关于别的网友的故事，我记得她还对我说过：你就胡编吧，我才不信呢。 那时，我也没什么心情和她做解释，就告诉她上网时要小心她也没听进去就嘻嘻哈哈的过去了。现在这种事终于轮到了自己的头上，她立即开始回想我说过的种种故事，心里越想越怕，就把机房里的灯全部开的大亮，环顾四周，没什么异状，心下稍安，就想出去倒杯水喝，谁知道刚一迈步就重重的摔了一大交，刚爬起来，往前走，还没走两步又摔了一大交，她心里知道，今天是遇到脏东西了，就干脆在地上坐着不起来了，这时，从计算机那里传来一些声音，很嘈杂，听上去象是有人说话，鱼子一想到我曾经说过的关于没文化夜遇猫精的故事，更加害怕，索性把眼睛也闭上了， 这时候觉得眼前好像黑了，她一睁眼，整个房间里的灯都被关了，只有刚才她刚上网用的那台机器是开着的，在黑暗中闪着荧光，突然这时背心一凉，鱼子下意识回头一看……发现背后是一双闪着绿光的眼睛，吓得一下子爬了起来，往前冲了几步，这才想起来自己又能正常行走了，这时房间里的灯全都亮了，鱼子跑到计算机前再一看，除了屏幕上那行红字还在之外，别的都已恢复了正常。她也不敢多呆就跑回家去了，到第二天，鱼子叫同事来看被换掉的壁纸的时候，赫然发现什么也没有了。

解决方法：呵呵，下次跳墙的时候要注意啦，一不小心有可能跳错了院子 啊。

第三章 杨波之野狐
人物：杨波/ 四通。安其
地点：梦与现实之间
时间：九八年八月

杨波这个名字基本已经从四通消失了，提起他，很多人还能记忆犹新，因为他是四通很少数几个用手机和手提电脑上网的人，你几乎可以在任何时段见到他，每一次问他，不是在火车上就在一些听都没听说过的小镇上网，那种浪漫的情怀使我们都羡慕不已，直到发生了那件事之后，他几乎变了一个人，只有很少数的人偶尔才能见到他一次两次了，前两天我给他打电话问候了一下，听他说完了那个故事，到现在心里还久久不能平静。

那是八月的一个傍晚，杨波从一个四川小镇的火车站里走出来，长吁了一口气，连续三天的苦旅早已疲惫不堪，那时他只想找一个旅店好好洗个澡睡上一觉，到了镇上才发现那里的店铺几乎都已关门了，走了好久才找到一个亮着灯火的旅店，门口看上去阴暗旧他

也管不了许多，就大步走到店里开了一间房，住了进去，那天店里正好停电，让他最奇怪的是，老板挑着一根很粗的红蜡，走起路来悄无声息，把他送到房间里之后，老板说：“先生，我们这里到晚上不大安全的，你最好不要出门“，杨波心想我睡觉还来不及那有工夫出门啊，就满口答应，把老板送了出去。（说到这里时，老杨提了一下那个小镇的地名我当时非常吃惊，他当时所在的地方叫——丰都，全国地势最阴寒的地方，被称为鬼城，所有的孤魂野鬼前往旺死城的中转站）老杨洗完澡就沉沉睡去，睡到子夜的时候觉得燥热难当，就爬起来洗了一把脸，谁知道就再也睡不着了，干脆就起来上网，好不容易才连上线，第一个就进了四通，那时候四通正好是群猪大战的时候，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个猪字，那天正好我也把名字改成猪财神了，所以记得特别清楚，他一看无聊就跑到安其去了，到那里发现只有一个叫小狐狸精的人在自说自话，看上去是个 MM，很调皮的样子老杨玩心顿起，就取了个名字叫老狐狸精跑了进去，那个人一看老杨进来似乎吃了一惊，问：“大大是你吗？”，老杨一看有便宜为什么不占就应了一声“是我啊，你怎么半夜不睡觉跑来上网啊”（我想，也就是这句话才招来了以后的事啊），那边这时才知道是有人冒充，就很生气，“真无聊，横！”老杨呵呵傻笑着陪了个不是，两个人开始聊了起来，整个晚上聊的很愉快，后来到三点时，小狐狸精要走了，老杨觉得有点舍不得，就问她说“你还来吗？”，那个人说“以后不来了”“为什么啊”“我们这里上网很麻烦啊，机会很少的”“你在哪里啊，小狐？”“我在丰都啊，哎！”老杨当时心头一喜说“我也在丰都啊，我住在南街的丰都旅馆里啊，你呢？”那句话把小狐狸精吓了一跳，“你住在南街？不可能啊，那里是鬼市啊，没有人住的，现在还没开放啊，你怎么进去的？”这时老杨才想起来，傍晚时走到一条死路前他怕麻烦就翻了墙才走到现在的旅馆里的，他一下子浑身的汗毛就树起来了，当然当着 MM不能认菘啊，就说“没关系，我遇佛杀佛，遇鬼杀鬼”说到这里，笔记本的电用光了，屏幕上惟一剩下的白光也消失了，整个房间一片漆黑，他一回想刚才小狐狸精的话，又是一身冷汗，直埋怨自己一时懒惰，添了这么多事出来，这时房间外面突然特别嘈杂，象是有很多人在聊天，跳舞的样子，老杨心下稍安就把头探出去想看看热闹，这一看不要紧，外面是群魔乱舞，整整一走廊的都是无头僵尸、红袍女鬼这样的东西，一看他探出头来，一下子静了下来，目光齐齐的盯着老杨，（说到这里时，老杨的声音很干涩，他去喝了一口水才继续说下去），当时他眼前一黑就晕到在地，等到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窗外人来人往，花香鸟语，他想“哎，就是个恶梦，吓死我了”，接下来几天事情办的都很顺利，到第六天的时候，他买了回程的票，坐在侯车室里等车来，这时有个小姑娘定定地看着他，他觉得有点奇怪，就环顾四周，发现确实是在看自己时，就问“有什么事吗？”，小姑娘马上回头跑了。上火车开了的时候，老杨看到那个小姑娘在离车窗二三十米的地方朝他喊话，听不大清楚，把头探出去，隐隐约约听到”我是……别忘了我啊“，老杨想大概是认错人了，就朝那小女孩招了招手说再见。事情似乎就这样过去了。老杨到了家时发现硬盘的空间不够了， 就想把 cache 都删了腾些空间出来，在删除前，一时兴起，想看看自己以前在聊天室都说过些什么，看到其中的一个文件时，他浑身凉了半截，那是那天晚上他和小狐狸精的对话，看到最下面几行，还有些字是他没看到过的：老狐狸精，你呆在房间里别动，千万别出门，我马上来救你……老杨这才知道，也许那天是小狐狸精救了他的命。从这以后他就再也没用过杨波这个名字。

我在想，也许他还想再见一次那个小狐狸精吧，看到这个故事的朋友，请你见到小狐狸精的时候，一定要告诉她“老狐狸精在安其等你呢，等了好久好久……

解决方法：嘿嘿，不要象老杨那样浪费国家钱财拨手机上网哟，否则……

## 第四章 谢烟客之硬盘冤魂

人物：谢烟客/ 四通

地点：公司机房

时间：九八年九月 谢烟客前不久来了一次北京，一起喝酒的时候聊的好开心，他是一个很灵秀的人，要不是他喝醉了，也许我们就永远都别想知道下面的这个故事了……

烟客前不久在做一个 cgi 的聊天室程序，使我兴奋不已，照我和他的关系混个网管当当应该没什么问题，所以那些日子我老是催促他赶紧干活，早日给我把帽子带上，过了

天，他好像忘了这件事， 无论在聊天室和 icq 里面怎么问他，他就是不理我这茬，气得我好几天没和他说话。那次啊档灌了他好多酒，也正好是我无聊就想起来嘲笑他两句“你丫那帽子什么时候给我啊？”说到这儿，他的眼睛马上就瞪大了“你真的想听为 什么吗？那我告诉你好了……

那天是烟客非常高兴的日子，因为他辛辛苦苦做了三个月的聊天程序终于接近尾声了，为了庆祝，烟客买了只烧鸡和一瓶白酒，一个人跑到机房里加班，打开电脑，开始调试，那个界面做的不是很好，速度还挺快，就想再修改一下，刚想退出的时候，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句话：“你好啊，呵呵，我是新来的，请多关照”署名是 yuanhun，把烟客着实吓了一大跳，因为这台机器根本没有连出去，甚至连公司的局域网也没连，还好，今天他已经喝了一点酒了，就壮着胆子问：“您是怎么进来的？”那边好久也没再说话，烟客 reload 了一下，发现屏幕上就剩下自己的话了，心想大概是我酒喝多了，产生的幻觉，就又想退出，谁知道鼠标还没到，那人又说了一句：“嘿嘿，我是随着这台机器来的啊，来了好久了”，当时整见房间里就剩下烟客一个人，他下意识的把脚一蹬，转椅后退了好一米多，大喊“你到底是谁？”屏幕上飞快的出现了几行字“你别怕，我只是一个冤魂而已，不会伤害你的”烟客觉得莫名其妙，就看了下去，屏幕上开始讲述了以下的故事：原本这个冤魂是在马来西亚海轮上工作的一名船员，有一次出海的时候遇上海盗，正好那一船上运的都是电脑配件，在与海盗的交火中他丧生了， 那一刹那他见到前面有束非常强的光，就向着光飘了过去，谁知道被一股强大的吸力拉的偏离了轨道，越偏越远，速度越来越快，最后眼前只剩下一片黑暗，过了好久才知道，他被困在一快硬盘里了，就这样绝望得呆了好久好久，终于眼前又有一片光亮，就奋不顾身的冲了出来，才发现自己是在烟客的 cgi 程序里。

说到这里，烟客可是语无伦次，估计是酒劲儿上来了，我就赶紧问“后来呢？”烟客迷迷糊糊的说：“恩，我把硬盘格式化了，叫那家伙投胎去了，只可惜了我的程序……”到第二天再去见烟客的时候，他矢口否认曾说过这些话，本来我也不想写的，后来想想这事还是很有可能发生的，就写了下来。

解决方法：呵呵，下次买电脑配件的时候要认准了买哟，一不小心买了个水货的话……

第五章 小辫飞刀之月夜人狼
人物：小辫飞刀/ 四通
地点：公司
时间：九八年十月五日/ 中秋

在写这个故事之前，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小辫飞刀，她是四通夜间最受欢迎的 MM之一，最疯狂的时候可以每天泡二十小时，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网友见过她本人……(请小辫不要介意我泄露隐私的行径，我想就把它当作是对网友们的一种警告吧) 之所以知道这个秘密，是从一次塞车开始的，中秋晚上十一点多钟，我 开着车去三里屯和几个很要好的朋友喝酒，路上车堵的很厉害(请注意，是夜间十一点)，闲极无聊，就开始用手机给网友一个个打电话祝贺节日快乐，小辫飞刀是我第四个电贺的对象，那边的电话玲响了好久，就是没人接，我以为她出去了，就想挂电话，这时电话通了，她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疲惫，我说：“啊？你在睡觉，呵呵，不好意思啦，我就是来和你说声中秋快乐的，没别的事“喔，谢谢你啊，我现在很难受，就不多说了，先挂了。”把电话挂了之后，我也到酒吧了两扎啤酒下肚后，朋友们看着窗外的明月，开始瞎 聊起月夜人狼的故事来，我也没心情听他们瞎说，就跑到外面站了一会儿，这时手机响了，接通时没人说话，我喂了几声，那边说话了“财神好啊，我是小辫”我吓了一跳，才二十分钟，声音变的又粗又硬，“喂喂喂，没搞错吧？你是小辫？你的声音怎么回事啊？”“嘿嘿，我现在看见月亮啦，好美啊”（这时我脑海里第一个念头就是———人狼，转念一想，不会啊，国内中秋是满月，可小辫在西半球啊，看不到满月没可能变人狼的，）就问到底怎么回事，于是那个粗硬苍老的声音给我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小辫本来可以在两个小时之前下班的，可是白天泡网泡久了，该做的事没做完，就留下来加了一个班，正好那天是那个城市自己的一个节日，所有的人都上街狂欢去了，整个办公大楼里只剩下很少的人，她怕继续泡网没法完成今天的工作，就坐到自己那台 pc 机前想把机器关了，可是刚准备关掉电脑的时候，发现屏幕

上出现很奇怪的现象，屏幕上一片空白，你知道的，如果是服务器出问题，那只可能屏幕死住不刷屏，没有可能是白屏的，她试着 reload 一下，屏幕还是不动，她以为是显示驱动程序坏了，就想直接关机，明天找人来修，这时，屏幕上突然跳出一行字：enjoy the party……：P，当时手已经按到开关了，那行字只在眼前扫了一眼屏幕就黑了，她有点吃惊，因为那天是相当与那个城市自己的鬼节，是庆祝二百年前开垦这个城市的先人的节日。她还以为是调皮的同事和她开玩笑就没多想，径直走到机房里打开了那台 sun 的工作站，怪事又出现了，因为工作站使用的都是 unix 系统，她的公司里至今为止还没有可以汉化 unix 的软件，可是界面上出现的全部是中文字，有的菜单上还有很怪的字符，有点类似于梵文的字体，她看着陌生的界面傻了，白天的工作现在全部都接不上了，没办法，硬着头皮上，刚一进主界面，就出现了一行提示条：enjoy the party……nowsyou should go with us straightly，下面是一个 enter 键，她摇着头心想那个同事这么无聊，就点击了那个键，画面一下了黑了，speaker 里面传出一声长长的嚎叫声，还没等回过味儿来手就被键盘电了一下，她一下子跳了起来，口中大骂，后退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了一个椅子，跌了一交，倒下的时候手在地上一撑，好像被烫了一下，那时第一个反应就是把手放到嘴边吹气，刚放到嘴边她浑身一抖，手上不知什么时候长了一层黑黑的硬毛，这时头也开始剧痛跌跌撞撞跑到卫生间里，对着镜子一照，发现自己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脸上也长出了厚厚的毛，（说到这里时，我笑了出来，小辫啊小辫，大中秋的你和我开这种玩笑啊，今天又不是万圣节），那边听了我的话马上就急了，“你到底信不信啊，我现都急死了”，听她的口气又不象是开玩笑，我就说你等我一会儿好吗？我马上回家，开着车急急忙忙回到家，打开电脑，连了机，这途中，一直听到她的喘息，问我是不是着了魔，我一边安慰她，一边就盘算着请我在美国的道友想想办法，开了机，忽然想起来，不是还有 iphone 嘛，我就叫她也打开电脑，我想亲自看看她变成什么样子了，那边过了五分钟才上来（这时我才想起来，她那台 pc 机不是已经坏了吗？），小辩那里有摄像头，她的画面慢慢出现在我的面前，一看吓了我一大跳，真的变的面目全非了，长毛几乎把五官全部都遮住了，我只好说“小辫，你别急啊，我马上叫我的道友过来找你，你把详细地址告诉我”，还没说完，画面突然变的特别清晰，几乎达到每秒 20 祯的速度，小辫突然从镜头前倒了下去，一张惨白象霜打过的男人的脸出现在镜头前，用广式中文说道“嘿嘿，我不急……“然后镜头就黑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在四通见过真的小辫（编者按：另一个小辫飞刀是和她共享一个密码的好朋友，恕我不透露真实姓名），再打她以前的电话就怎么也不通了。

解决方法：嘿嘿，白天上班的时候不要因为泡网把工作耽误喽，一个人留下来加班会发生好多事的哟

## 第六章 四大皆空之财神圣殿

人物：四大皆空。老爱。党代表/ 安琪

时间：九八年八月

地点：北京

说起老爱，那是我们安家的一个很受欢迎及爱戴的好同志，一般是半夜上来一通神侃，随便谁都能被他逗笑了，他也是安琪北京帮的代表人物之一。

本来因为这个故事和我有关，我不大想说出来的，但网上有太多的高人，就想通过这篇文章向您求救，如果您有任何能解决这件事情的办法，请立刻给我发 Email：jb2ds@163.net。那天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网友来北京，我和老爱就高高兴兴去饭店接上他开车去北京的郊外玩，那是一个北京南郊的寺庙，叫戒台寺，山势险峻，是北京一代地势最高的佛教圣地，我们顺盘山公路而上，开到第十二道弯的时候，车前突然跑过一只黑狗，赶紧踩急刹车，都吓的一身冷汗，继续往前开，那时我还打趣说，“哈哈哈，老爱，今天出师不利啊”，他没说话，沉着脸继续开，转眼就到了戒台寺，我们先买了份导游图，准备好好转转，我眼尖，一眼就发现有个财神圣殿，就眉开眼笑说“走啊，大家来好好拜拜我”，路上了好多台阶，终于到了财神圣殿，赫然发现那原 来是个小卖部，门口用即时贴刻了几个粗糙的大字“财神圣殿”，里面卖的都是些旅游商品，最可笑的是竟然还接受 visa 卡，当时我窘迫难当，老爱在一边哈哈大笑，走到房间里对我大叫“财神啊，你就叫我来拜这个？”（那时我和另一个网友在外面没进去），我还没说话，突然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见他浑身一抖，就问“怎么回事？”，老爱从房间里跳了出来，回头看看说“真邪门啊，突然一阵冷风激了我一下”，我们也没留意就开始玩别的景点，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后来过了两星期后，我再见到老爱时，瞠目结舌，说不出话来，他苦笑着把发生的事原原本本说了一遍： 外面玩了一天，累的不行，老爱一进家门倒头就睡，正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突然被一些嘈杂的声音吵醒了，睁开眼看看表才子夜两点，也没多想就又闭上眼准备睡觉，可是声音虽然没有了，却怎么也睡不着了，就打开电脑，连上线准备开始聊天，进了安家，把自己的名字和密码输完了按回车，谁知道一跑到里面名字就变成胖财神了，那时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又退出重新输入了一次，谁知道还是这样，连着试了好几次，最后他怕了，就关了电脑蒙头躺到天亮，第二天就没发生过这种事。那天晚上我和没头脑都在，我一看胖财神进来，就以为是那个好朋友和我开玩笑，打了个招呼，谁知他进进出出了好几次也没说话，就没再理他。老爱到第二天才觉得非常困，就跑到办公室里关了房门睡觉，一会儿被同事敲门吵醒了，他问什么事，同事告诉他他呼声震天，吵得外面没法睡觉，他说”不可能，我睡觉从来不打呼，再说，隔着房门怎么可能听见这么大的声音”，同事一致说有此事，他也没理会，继续睡，一直睡到晚上，醒过来时发现公司已经没人了，刚想起身，觉得浑身酸疼，好不容易从沙发里爬出来，穿鞋的时候被自己吓了一跳，发现自己穿不进去，起初以为是脚浮肿了，可是按了几下没有凹陷，才发现脚确实胖了一大圈，这时才开始注意到自己手腿和肚子都胖了一大圈，他吓坏了，联想到昨天晚上胖财神的事，心里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开车跑到戒台寺在财神殿前烧了一注香，默道歉意，拜完之后心下稍安的回家了。可是这一招好像不大管用，体重每天以极快的速度增长，平均每天五公斤，跑遍了北京各大医院也无济于事，直到我再次见到他时，他的体重是一百二十公斤。当他苦笑着说完了这个故事，我浑身凉了半截——昨天晚上我进安琪的时候也发生了这件事……

解决方法：呵呵，到了任何圣地，不要光看门脸啊，就算不信也要恭恭敬敬的。

第七章 没文化之网吧进行曲

人物：没文化/四通网友

地点：四川绵阳的一家小网吧

时间：九八年九月

开始说这个故事之前，不得不提一下中国ISP对我们的压榨和伤害，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也就不会发生下面的故事了。

那是一个初秋的夜，没文化没精打采的回到家，发现门底下塞了一张来自 169 的通知：罗杰先生， 您在 169 的帐号中的余额已经为零，现通知您暂停服务。没文化火一下子上来了，因为晚上在四通还有约，这可怎么办，他坐下来喝了口酒，就走出家门，看了看表，是晚上九点四十分，他大步流星的向家附近的网吧走去，心里祈祷着一定不要关门啊，还好，网 吧还开着，里面空无一人，就剩下一个干瘦的老板独自在柜台上喝闷酒，没文化交了一百块押金后就坐到了电脑前，拨号的时候就觉得那个猫的声音很怪，他也不已为然，跟老板开了个玩笑说“老板，你家的猫该换啦，叫的这么难听”，老板嘿嘿的干笑两声说：“这只猫可有年头了，快成精啦”，文化也跟着打趣，“老板，真猫老了能成精，你这猫老了就跑不动啦，还不给我打个折？”老板站起身来，朝没文化走了过来，“嘿嘿，试试吧，先生，要是慢的话我就给你换一台机器好了”，那时，提示条显示 已经开始网络登录了，没文化想想也怕麻烦，就说“不用啦，我自己玩就行啦”，已经接通了，没文化吓了一跳，“没搞错吧，连接速率 48000kbs/s？不会吧，一个 144 的猫能跑的这个速度？老板你做了什么手脚？”， 老板在那边低沉的回答道“嘿嘿，我不是告诉你我这猫已经成精了吗”。没文化也没多想，直接进了四通，说也奇怪，平常这个时间是四通最是热闹，可是今天一个人也没有，他就跑进去用大红字说“我来啦，有人在吗？”，没人回答，更客气的是ICQ也接不通，他就又打了几行大字，“小辫在吗？我来啦”，“没人说话，我要关门啦”，还是没人回答，这时他心里已经隐隐有不大好的感觉了，他又跑到圣博，就见大炮一个人在线，进去说了几句也还是没人回答，心头火起，就问老板“老板，怎么回事嘛，我这里好像出问题了”，还是没人回答这时他一回头，发现老板已经不见了，整个房间了就剩下他一个人，静极了，没文化心里更气了，正想大喊的时候，

那个 MODEM发出一阵怪声，很嘈杂，里面传出隐隐约约的惨叫， 没文化当时浑身的汗毛就树起来了：编者按：当时他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心理作用在做怪)，没文化也没多想，起身要走，这时店中最黑的一角传出老板的声音“嘿嘿， 押金还没用完就走啊？我这个猫怎么样啊？”没文化一大步冲了出去，发现门已经锁死了，他一脚就把门揣开，飞奔回家，进门一看表，发现时间还是九点四十分，到这时他才知道自己见鬼了。第二天从家里拨号上去，碰到小辫，被告知“没文化，你怎么回事啊？昨天上来就打大红字，我们跟你说话，你也不理，说完就走，最后那句话什么意思嘛？”，文化好奇的问“最后那句什么话？”小辫说：“你不是说要把我们统统吃掉吗？”……

解决方法：夜深的时候千万不要去网吧泡网哟，嘿嘿。

第八章 傻乐之吸血迷情
人物：傻乐/四通网友
地点：家
时间：九八年六月

傻乐平常起的很晚，一般起来的时候都是四通都很热闹，那天他刚起床，还没来得及叠被子就把电脑打开了，看着自己刚租的 cable modem，心里一阵阵得意，“呵呵，每秒 150k， 够用啦”，乐呵呵的开始拨号，过来一分钟才接通，“1？怎么每秒才 1k，7456，死洋鬼子敢骗我的钱”，进了四通，看到财神、天下第一傻和老刀枪等人在，还有一个叫 Vampire 的人，一般来说，傻乐的习惯就是遇到陌生人就要查一下底细，正准备 ping 的时候， Vampire 用法语说话了，“傻乐你好啊，嘿嘿，怎么又没叠被子啊？”傻乐一看原来是熟人就回答道”呵呵，是啊，还没来得及叠呢，你是？”，这时候 ping 工具出了点问题，一直没启动起来，那 Vampire 又说“傻乐，怎么样啊，新租的猫好用吧？”这时傻乐心里一惊，心想这是谁啊，我昨天才租的猫他怎么知道，这时 ping 工具已经启动出来了，他 viewresoure 准备看 Vampire 的 IP，一看吓了一跳，那个人的 Ip 是 111.111.111.111，真是邪门，查查先，傻乐也没回答那人的话，就开始 ping 了起来，速度好慢，也没看下去，就先在四通聊了起来，这时发现四通里只剩下他和那个人了，别人的话刚刚还在屏幕上，可是现在都变成乱码了，只有他和那个人的法文还能看懂，傻乐想今天大概是碰上高手了，就又回去看 ping 的结果，一看吓得他整个人都跳起来，跟踪结果是 I。want。ur。blood，Email 地址是 Vampire@vampire。base，他马上就把机器关掉了，再启动的时候发现怎么也启动不了了，只好重新装系统，到第二天一早再上来的时候，一切才重新恢复正常，那时候我也在，我问了一句“傻乐兄，你昨天晚上怎么回事啊，你是怎么画出那么多各种各样的骷髅来的？wingding 字体里都没有的呀？”，问完这句话后，傻乐久久没有说话……

解决方法：嘿嘿，泡网时碰到异常情况要及时关机哟。

第九章：飞刀师爷之大楼惊情
人物：小李飞刀之师爷/四通
地点：办公楼
时间：九九年二月

说起师爷，那也是我们四通响当当的男子汉，我做梦也没想到他会碰到这种事……

这天是五一，本来晚上这幢大楼里会有很多值夜班的，可是由于放假，整个大楼里就只剩下他一个人，师爷象往常一样，等着猪老大等人发稿子过来，连着机器就出去上厕所。刚一出门就发现大院的门卫那里灯没亮，心理嘟囔着说“人家放假，你也放假，谁来看门”，完事之后就提着裤子回房间，发现房间里的灯也不亮了，黑暗中就剩下一台电脑屏幕幽幽地发着莹光，他骂了一句“格老子地，电工也放假啦？”没办法，只能泡网了。进了四通发现怎么也说不了话，屏幕上能显示，但字输入不进去，就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怎么办，我就告诉他重新启动或者换个帐号上去，可是后来他就一直没再出现过，我也不以为然，聊了个通宵昏昏睡去，下午的时候他又打了个电话来，说了昨天晚上的事，吓的我从床上跳了起来，事情是这样的：

师爷重新启动了一次，你知道的，九五的界面是亮色的，所以还能起到一点照明的作用，可是重新启动必须要经过一段黑屏的 dos 界面，那时候，整个房间的漆黑一片，房间

里静静的什么也听不到，师爷觉得脸上似乎有什么凉的东西碰了一下，就把头偏开了，等到重新进入九五的时候，发现壁纸被换了，换成了黑第红字的一副画面，红字写到，“还我命来”，师爷当时就蒙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开始操作的时候，发现所有的 theme 都被换了， 连最大化最小化，恢复的声音都被换成很恐怖的喘息声、呻吟声，（说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是他在开玩笑，因为我要是碰到这种事早就吓昏过去了），师爷打开 netscape，发现那东西自动进入了一个网页“榕树下”———鬼话连篇，他以为是同事跟他开玩笑，就大骂无聊，重新进了四通，可是发现进了另外的一个聊天室(see)，界面也跟四通差不多，里面也很热闹，就进去了，还没开始说话，脸上又感到凉嗖嗖的，就借着屏幕的光回头一看，是一张惨白象霜打过的脸，面无表情的看着他，一双干枯手放在键盘上敲个不停，师爷还没看清楚就已经昏过去了，醒过来已经是早上六点多了，急急忙忙跑下楼，正碰上看门的老头上来打水就把这事说了，老头摇了摇头说“哎，没想到这么多年了，他还在啊，冤魂不散啊”，下面的事师爷是死活不跟我说了，我想那大概又是另一个故事了吧……

## 告诫上通宵的同学们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我一直没有告诉同舍的同学，因为这件事实在太离奇，就现在坐在电脑旁敲击键盘仍然心有余悸。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是第十九周周五的晚上……我去东一四楼的通宵教室复习。那天我特别累，加之书又看不懂，不知不觉就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我被一阵冷风吹醒了，我向窗外一瞅， 什么也看不见，空气中带着 浓的潮湿的泥土腥味，可能是下雨了吧，我想。一看表，已经一点多了，教室里的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光了，可能是没太睡醒，我总觉得灯光老在忽明忽暗的闪……

我草草收拾了一下，背包走了出去，刚走到门口，听到对面的教室里有书翻的哗哗响，"都这么晚了，谁还这么刻苦！不会是我们系的那个壮汉吧。' 我想着就走了进去。教室里黑漆漆的，只有靠窗的那盏灯还亮着，灯下的课桌上放着一本书，书页被风哗哗的吹动着……' 谁这么冒失？' 我忍不住走过去 看看是不是我们系的谁丢的。走到跟前才发现是一个破旧的日记本。我想别人的日记本最好别看。今天幸亏碰到我这种老实人。我转身准备走，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劲，不过也没有多想。走到门口时，我脑子里忽然灵光一闪：窗子明明是关着的呀？！而且我一丝风也没有感觉到，本子怎么会被翻得哗哗响呢？。

我不由得心里一惊，但却理不出头绪，更不敢回头在看一眼那个日记本 ，仿佛那就是潘多拉的魔盒，平时看过的那些恐怖故事和电影的情形也一下子涌了出来。我觉得空气中的腥味更加浓重了，还有些刺鼻，几乎让人窒息。

灯光也抖动的更加厉害了！我快步走了出去。下到二楼，我心理稍微安定了 些……拐过楼梯，我发觉楼道里一个人影，离我有一二十步远，穿着九七级的校服，看样子是同道中人，总算有个伴了。于是我快步跟上去，我的脚步很响，可是他一直没有回头。走近了，我发现他是一个很瘦的小伙，校服肥肥大大的，很不合身。脚步很轻，没有一点声音。

这时刚好走到了一个昏暗的角落，他突然回过头来，我看见一张清秀的脸，只是脸色苍白，双目无神。看得出来他身体很差，我想我这时的样子也好 不到哪去！真是同病相怜啊！他朝我笑了一下，我不禁打了个寒战。 他的笑容好奇怪啊！

然后他拐进了旁边的厕所，正巧，我也想去，但是一想起他那诡秘的笑容， 又有些犹豫，但是一想起要独自走下漆黑的楼梯，我又有些胆战心惊，说不得我就跟进去了。出来后却找不到他。不会是走了吧。这时突然从厕所里传来了冲水的声音，我想他快出来了，却一直没见个人影，只有哗哗的水声在楼道里回响！我大着胆子走进去，可是走到最里面也没见人，我循着水声望去，只见拉马桶的绳子在不停地上下晃动。……

我的头嗡的一声，赶紧冲了出去，一口气穿过黑暗的楼梯，跑到了大路上。 但至今那个不停晃动的绳子和那个男孩惨淡的笑容还时时浮现在我眼前，我发誓再也不上通宵了，即使我有 N 门不过……

## 东二楼惊魂

这是前几天发生的事。

马上就要考试了，我每天都到东儿楼上自习到十点左右。

前几天，我记得那天在下雨，我又来到东二楼的四楼上自习。 那天人很少，有点冷，不到十点人就基本上走光了。我也在十点左右的 时候收拾一下走了。

我来到三楼，向厕所走去，想方便一下。

推开门，走进去，就觉得几分有点不太对劲，灯怎么这么暗，而且还 有一股恶臭。注意，这种臭不是厕所里的那种，而是像肉类腐烂发出的 丑，令人作呕。 我并住呼吸，走进去，觉得这里的温度好像又降了几度，汗毛都竖起 来了，血管好像都收缩了，心里有种说不出了感觉，总觉得有什么要发 生。

我当时就想出去，也顾不得方便了。因为我早就听说这栋楼里常出 怪事，我的胆子又比较小，还是快点走吧，虽然我不大相信人们传说的 那种事，但心里已经发毛了。

我刚想回头走出去，突然听到大便地方的小门里有人在叹气！！！可 是我刚才一点别的声音都没听到，我还以为就我一个人在厕所里呢。我 当时的心情很复杂，既然不是我一个人在这里，我还有什么好怕的(我 太后悔这么想了，现在)。于是我重新回头快步走到便池边。

这时，蹲位上的人说话了，那是一种什么的声音呀，完全是从鼻子里 发出来的，很轻微，但听得一清二楚：带纸了吗？

我相信每个听到这种声音本都挥发抖的，我也不例外。当时就吓得 不敢动了，书包也差点掉下来了。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儿，死一样的寂静， 只有我的呼吸声，那人一点声音都不发出，难道他不呼吸？

我缓过劲来，大叫一声没带，就想向外冲。这是突然那人又说话了， 还是那种声音，不过比刚才的更加恐怖，带着点失望：哎，我都等了三十 二年了。

！！！！大家可以想象我当时的感想，惟一的念头就是逃跑。别人说的 事怎么会被我遇上了呢？

我飞快的跨到门口，用力拉门，怎么拉都拉不开！！现在想来，我当时 是下糊涂了，那扇门是向外开的，这能推开。

这是我听到那人好像站起来了，慢慢的把蹲位的门打开了。我想要 是有扇窗户在我旁边一定会跳下去的，真是入地无门。

那人已经走到了我的背后了，我下意识的一回头。我发誓我一辈子 都忘不了这张脸！！已经腐烂了！！眼皮都没有了，眼珠子显得特别的大 ……我就不细细描写了，因为我一想起来就会发抖。原来那臭味就是 从他身上发出来的。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两腿一软是什么滋味吧，我那天就算知道了。我 就觉得身体到了下去，幸运的是我是向前倒的。要不然，我想我一定就 回倒到那人的身上了，那样的话……

我一倒，门自然的就开了，我就像落水的人抓住了救命稻草，立刻有 了一种绝处逢生的感觉。也不知道怎么就爬到地上，硬是从门缝里爬了 出来。

当然，我在也不敢回头看，一溜烟的下了楼，在二楼的楼梯口还摔了 一跤，更本就不觉得痛。

我想当时要是测我的长跑成绩我一定是全校第一，我就是用这种 速度跑到了宿舍，一头躲进了被子里，在那里待了整整两天。我觉得有 必要把这事告诉大家，希望大家以后晚上当厕所的时候最好结伴而行， 不要在碰到我这样的事了。

## 心 鬼

七年前的一个夏天，我们一行三人乘一辆雇的客货两用车到达目的地时，已是傍晚时分。

同司机结帐后，我们找到一家宾馆兼洗浴中心，前台小姐见我们眼生，口音也不似当地人，便狮子大张口，三人普通间 120 元。老张和大李同她争了半天未果，于是我们三人决定另找一家住宿处。那小姐用一种轻蔑的眼光目送我们出门——后来我们才知，由于这里已是市郊，方圆数里只这一家宾馆。

宾馆的斜对面是一家小饭店，我便提议吃过饭再说，大李就后悔不该先把车放走，看

这里已是半个农村，只怕不好找住宿处。

这是一家很小的饭店，店主是个矮胖的中年人，言语不多。倒是老板娘很健谈，见我们是外地人，问话更是多起来。大李老张就与她吹说我们是来这儿参加国家重点工程的。又提到我，别看年龄小，重点大学毕业呢！谈得投机，老板娘倒先问起我们，有没有找到住处，并说自家有一所房子，婆婆住一间，另一间空着，如我们不嫌简陋，一宿给十块八块的就行。见已有了托身之处，老张大李高兴，又要来一斤白酒，硬灌了我一大杯。

老板娘带我们来到不远处一座典型的农家大院。前院种着一些搭着架子的蔬菜，豆角、黄瓜之类，一口压水井。房子一溜三间，左首是一小间，右首是一大间，中间是厨房。厨房有四个门，一个通前院，一个通后院，另两个分别连着左右房间。厨房里很简洁：一个许久未生过火的放着一个大铁锅的灶台，一个漂着水舀子的大水缸，一个木凳，上放着一个塑料脸盆，脸盆侧方的墙上挂着一面镜子，墙角堆着几块木材和一把斧子，厨房正中悬着一盏度数不大的白炽灯。我转到后院，院中种着十几株玉米，几棵向日葵，还有一个小小的花池。拐过去墙角有一个简易的厕所。后院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棵根深叶茂的老榆树。

我们的住处就是右首这一大间。房间内也着实简陋，一铺大炕，一个大衣柜，一个小床头柜，上放着一台旧电视。

老板娘简单与我们介绍了房间内的器物，又聊起住在小间的婆婆，说婆婆已六十岁了，本是个很勤快的人，因几年前受了刺激，精神有些失常，领着看了一两年，见治不好，也就罢了。又说婆婆本有四个孩子，一男三女，三女儿几年前自杀死了，这时我见她有意无意向窗外看了看那棵老榆树……天已见黑，老板娘便告辞，走到厨房时，向我们说：“住这儿吧，这儿好。”然后我就又听到一个同样却尖细的声音：“住这儿吧，这儿好！嘿嘿嘿嘿……”那小间的门开了，走出一个身材矮小的老婆婆，一边说，一边呲着黄牙冲着我们笑。老板娘说：“见生人来，高兴。”老张便逗那老婆婆：“这儿好哇？我们不走，就住这儿。”之后老婆婆就一直是这一句话：“住这儿吧，这儿好！嘿嘿嘿嘿……”而那桀桀的笑声总让人全身都有种颤栗的感觉。看她对我笑的样子，又让我有一种奇特的感觉——或许在疯子的眼中，我们才是真正的疯子。

老张大李简单洗了一把就进了里屋。我把毛巾搭在脖子上，从水缸里舀了水倒在脸盆中，这时我觉得酒意上涌，身体发虚，四处望望，每一件事物似乎都泛着青光。我把一捧水淋到脸上，低头看时，见到双手竟然发红，再低头看时，一盆水竟是血红色！我身上的热汗一下变成了冷汗，好在里屋的电视声让我恢复了镇定，我仔细看了看盆中，似乎是水锈，一定是水锈！我不再想这件事，飞快地洗了脸，把水泼到院中。把脸盆放到木凳上的一瞬，我抬头，就照见那面镜子。

镜中的我脸色惨白，两眼布满血丝。我从没有如此清晰的看过自己，甚至能看清镜中我脸上的汗毛。分明镜中就是另一个世界，但究竟是我在照镜子还是镜中的人在照我？我皱皱眉，镜中人也皱皱眉，我眨了眨眼睛，镜中人也眨眨眼，然后——镜中人又向我撇撇嘴笑了一下。就在这一刹那，我整个人竟僵在镜子前，全身每一根毛发都竖了起来——因为，我并没有笑！

背后又响起了“嘿嘿嘿嘿”的笑声，我再不敢照镜子，匆忙走进里屋。我想起了鬼。可我从不相信有鬼，我曾对那些我认为胆子很小的人说，有什么好怕的？就算真的见到鬼，顶多自己也变成鬼，那时大家都是鬼，更没什么好怕的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有人荣幸地见到了真鬼，我自小对鬼的印象大多是——穿一身黑色或白色的衣服、披头散发、脸色发青、指甲尖长……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走路没有影子。

那老婆婆，我倒真没注意她在灯下有没有影子。我对自己说，一定是酒喝多了，都是幻觉幻想。老张和大李看了会儿电视，陆续都睡了。我躺在靠门的炕头，大李居中，老张睡在炕里。我因刚刚受了惊吓，一时无倦意，便一个人看电视。看着看着，电视中的人都变得奇怪起来，脸色发了青，每个人都在盯着我看，向前一步似乎就能走出电视；音乐也古怪起来，变得混乱不清；人语声也越来越虚幻，仿佛是来自另一个世界。我越看越心寒，当一个播音员瞪着我拼命说的时候，我关了电视。

我第一次闭上眼睛。朦胧间，就听到关窗户的声音。我想，这样热的夏夜，谁会去关窗子呢？一定是风刮的。可我忍不住还是张开眼睛——那扇窗户竟真的关上了，我借着月光看了看，大李仍在沉睡，老张鼾声依旧。我坐起来，挪到窗前，推开窗子，窗外静悄悄

的，根本没有风。可能是那见鬼的老太太干的。我记起同老板娘闲聊时，说这婆婆精神失常之前，特别勤快。我又记起临睡前，那老婆婆确实关紧了厨房的前后门才进自己屋的。这样解释了，我便放下心。

我第二次闭上眼睛。又不知过了多久，被尿意憋醒，起了身，穿过两个门，来到后院。月光黯淡了许多，我抬头看那老榆树，仍有种阴森的感觉。暗处那几棵向日葵在向我点着头，空气似乎也有了些许流动，我嗅到了海边特有的膻腥的气味。这时，我猛然看到一个高大的黑影，从墙角厕所里直向我走过来！人？坏人？小偷？强盗？鬼？！一刹那我竟换了六七个念头。跑？喊？冲过去？！厕所离我只不过七八步距离，我还没想清楚，那人影已从我身旁走过。原来是老张！我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他一定也是啤酒喝多了，起夜。又一阵阴恻恻的风掠过，我激灵灵打了个冷颤，我忽然想起了什么，立时全身又沉入冰窖。不对！我起来时，明明听到老张那沉重的鼾声！我晃了晃头，证实自己不是在做梦。我又听了听自己心脏急速跳动的声音。我发誓以后再不喝酒了！我对自己说。回屋时，我关紧了门。

第三次阖上眼帘，心犹自狂跳着。昏昏沉沉睡下，耳边渐渐就已听不到老张的鼾声了。就在似睡非睡之时，我突然感觉到有一双冰凉的手在摸我的头！“见他妈的鬼了！”我想大骂，却根本喊不出声。我想起身，全身却使不出一点力气。“老张、大李，你们快起来啊！快来帮帮我！”那一刻，从心底慢慢升起了一种恐惧的感觉，直到侵袭了我的全身。我曾认为自己胆子很大。小时讲鬼故事吓小女孩，中学时领头去一个日本人修的废弃的狭长水洞探险，再大些甚至一个人在正月十五夜里到荒山为死去的先祖送灯。工作以后？曾在农村与两条半人高的狼狗对峙……等等。我也从没有过怕的感觉。我感到灵魂竟一点一点的被吸走。人能活着，是件快乐的事；人活着，又是件痛苦的事。我又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决不是蚊子的声音，那么是歌声，天堂或地狱里传来的歌声？我顺着歌声追出，出了窗子，就来到院中那棵诡异的老榆树前。我听到一个女声：“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好么？”四下望去，仍无半个人影。是老榆树在说话？决不是！我想起，问道：“你是老婆婆的三女儿么？一直都是你在搞鬼么？”没有回答。不答一定是说中了。我不再那么恐惧，无论是人是鬼，至少我知道了她是谁。于是我身不由己地飘荡，直到来到一座云雾缭绕的桥前。那女声道：“如果你过桥，你就会失却所有今生的记忆，但你会有来生。如果你不过去，便同我一样永远是孤魂野鬼。”“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奈何桥”吧？既然人鬼的命运都已被注定，为何又给我们最后一个选择的机会呢？”“如果我忘却了今生的一切，来生便已不再是我，那来生又有什么意义呢？”“据说前生坏事做多了，会下地狱，反之会上天堂，是真的么？”“为什么你不过桥呢？”“为什么我见不到你？”我一连串问了许多问题，但那声音只回答了最后一个。“你心中无鬼，又怎会见得到我？”我又问：“你为何自杀呢？其实在人世时，你连自杀的勇气都有，还有什么事做不成呢？”“年轻人自杀，多为情苦；年老人自杀，多为子女不肖。你一定是为情而死，并且宁愿做鬼，也不愿忘却这段往事。对么？”那声音突然反问：“你这一生，做过多少坏事，多少好事？”“好事？坏事？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我迷茫起来。小时拿放大镜烤死不少蚂蚁；活捉过一只苍蝇并放到蛛网上看它如何被吃；后来拍死过数只蚊子、踩死过数只蟑螂……这能算杀生么？小时到邻家串门，偷藏起一个浅绿色的按钉；拔过别家菜地里的一个萝卜……这算偷盗么？大学最无聊时，曾同时有三个女友，但只吻过而已，这算淫欲么？……

我只能问：“好与坏、善与恶真有固定的界线么？如我一样的大多数人，似乎并没有机会做明确的好事与坏事。上天又根据什么来评判我们的一生呢？”“即使真的有标准来评判，譬如我做了许多好事，又做过许多坏事，那么我该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呢？”“如果冥冥中自有天意，我们一生中所做的事，岂非身不由己？上天若要奖赏一个人，就只管放他到天堂；若要惩罚一个人，就尽管带他入地狱。制定善恶的标准岂不是多此一举？”仍没有回答。生时有许多的不明白，没想到许多连鬼也不知。

我曾问一信佛者，为何要吃素。他答：“人有感情，动物一样有感情。你吃他的肉，他来生都会恨你，找你报复。六道轮回、因果报应……”我问：“如果动物有感情，你又怎知植物就没有呢？纵算辟谷，水中也一样有无数微小的生物啊？”“不是说“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么？又何必做表面文章？”我继续问：“什么是恨？什么是爱？是不是他欠了我，我就要恨他？我欠了他，我就要爱他？那么缘就是债了？但是世上究竟哪一些

属于我，哪些属于他呢？如果分不清，又何来的‘债’字呢？”我又问：“如果真有轮回之说，人变鬼，鬼再变人，人再为鬼。为什么这世界上的人数却越来越多呢？多出来的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又问：“你每日烧香拜佛，为的什么？”答：“为修来世。”“佛家提倡四大皆空，你如此想法，岂不是贪念么？”我不再问。“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呢？”“我明白了，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所以你答不出。”一道金光射来，四周的一切刹那间全部消失。我睁开双眼，阳光正洒在我的脸上。

我听见老张对大李说：“我六点就醒了。那老太太摸我的脑袋，把我摸醒了。”大李对老张说：“那老太太挺有意思，半夜三更起来给我们关窗户。”见我醒来，老张笑着对我说：“昨晚啤酒喝得太多，一宿起来三次。”我仰在炕上，呆呆地望着窗外那棵老榆树。突然，一个声音从我头顶响起：“住这儿吧，这儿好！嘿嘿嘿嘿……”

## 绕指柔

1、

周城在等电梯的时候特地仔细打量了一下自己的装束：一尘不染的皮鞋，质地柔软、做工精良的西装，笔挺的领带——一切都那么从容优雅而不张扬。他轻轻调整了一下呼吸，感觉神清气爽。今天是他从北京总部调到南京分公司做业务主管的第一天。南京分公司的规模虽然不大却是公司里业务做得最大、收益最好的部门之一。也就是说，这里是总部最重视的商业阵地。按照他的年龄和资历来说，做到这个位置上除了靠他的努力还有就是运气了。接连两任分公司主管因为身体原因过世后，总部在考虑接替人选时除了能力，更多倾向于精力体力俱佳的年轻人。周城因此幸运的实现了他的人生第一个目标，在 25 岁时做上了这个跨国公司南京分公司的主管。

他精力旺盛，野心勃勃，一心想在这个位置上做出成绩。从北京到南京之前，他也隐隐约约听说过关于这个分公司的一些传闻，以及两个主管死亡的离奇传说。周城对此淡淡一笑。他是个强壮的男人，正处于无忧无惧的年龄。除了工作，他对其它一切都不放在心上。

“叮当”一声，电梯来了。门开时，只有一位白衣女郎走出来。周城混在匆匆赶电梯的人群中，头也不抬地向电梯里走去。那白衣女郎与周城擦肩而过时，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她的存在。如果不是那 0.5 秒后 ysl 香水味的袭击，他也许永远都不会看这个女人一眼。

“彼岸。”他的脚步迟疑了一下，喃喃道。是的，彼岸。所有女性香水里他惟一喜爱的一种，圣罗兰的“彼岸”。他曾在这种熟悉的味道里沉迷过，缠绵过。他最熟悉的味道击溃过他，破碎过他，他所有的自信与坚强惟一的弱点，就是这种香水的味道。他忍不住回头看了她一眼。

白色的背影，一头如水的长发飘在身后，无可挑剔的美丽。即使是背影，也足可以令人由衷赞叹。他望着背影又呆了一秒钟。电梯里等得不耐烦的人问道：“啊要上啊？”他仓促收回了目光，走进电梯。电梯门即将合拢的时候，那个白衣女郎象是特地回头看他一样，转过脸来。周城在徐徐关闭的夹缝里看见了一张绝美的脸庞，苍白的瓜子脸上双眸漆黑如星。她似乎还对他微笑了一下。

周城相信那微笑是给自己的。拥挤的电梯里大家都闷声不响。ysl 的彼岸的味道幽幽还在。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心情既惆怅又兴奋。

2、

分公司的办公室人员一共 8 个，两女六男。副主管是个姓王的中年人，四十多岁。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有条不紊的向周城介绍工作情况。对于这次没有晋升主管他应该是耿耿于 怀吧，周城暗暗想到。老王的脸上却什么痕迹都没有，做起事情还是尽职尽责，锋芒收得妥当。是个人物。

办公室里其它的办事员看来专业素质也非常好，除了阿晴是本地人，其它人都是从北京调来的。他们显然配合默契，也很团结。不知为什么，周城总觉得他们的团结对他来说有某种敌意，这是来自潜意识的信号，他感觉到了。也许需要时间来适应和磨合吧，他想。

一天很快过去了。周城处理了两件库存商品的调动事件，和一家新加坡公司谈了合作

意向。他对自己的工作效率非常满意，一切都在 意料之中。下班后，约了老王去城市花园喝咖啡。惟一有些意外的是，彼岸的味道始终萦绕着他。他挥不去，忘不掉。那个女人在夹缝里窄窄的一条脸反复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3、

一个月过去了。周城已经和员工们混得相当熟，也建立起一定的威信。连老王都对他的工作表示了某种敬意。除了阿晴。

这个南京女孩不爱说话，对谁都是淡淡的。交代她的事情总能很快做好，除了交上无懈可击的工作报告后，她再无其它多余的只言片语。周城对于自己刚刚到来就取得的成就非常满意。

恰逢周末，他心情愉快的邀请办公室的同事们到他家里开个 party，大家一道 happy 一下。下班前，周城整理办公桌，却意外的发现了一件事。他打开办公桌最底层的一个抽屉，想找一份文件，怎么翻也翻不着。他记得很清楚，他亲手把文件放在这个抽屉里。文件虽然不重要，但丢失了总是不好。他翻着翻着，手指忽然触到一个突起物，然后是一声清脆的“嘣”，抽屉的底部翘起了一点。周城用手指摸索了半天，发现这是一个暗屉，是底层抽屉的夹层。暗屉里有几封信和一本日记。他拿出来随手看了看，是一个叫孟潇河的男人和一个叫天儿的女人的通信。日记是孟的。信里和日记里都是两情绻缱的情话，他略微看了看就放回了原处。他用手撑着下颌想了一会。孟萧河他是知道的，正是他被总部派到南京来创建的分公司，成绩斐然，也曾被总部的高层非常看好。可惜他三年前意外死于心脏病。高层对此事讳莫如深，员工们一直不大清楚怎么回事。此后接替他的陈总也死于非命——想到这里，周城不禁打了个寒噤。难道朋友送行时说的“此去多珍重”另有深意？他的心里隐隐有某种不安的感觉。

坐电梯下班的时候，他又在空荡荡的电梯里闻到了彼岸的味道。

他的心不由自主的抽搐起来，这曾是他无限接近无限熟悉的味道。如今在另一个陌生的城市闻到，心中全是碎裂的温柔。

电梯门打开、他就要迈脚而出的时候，他又看见了那个白衣女郎。看到她是他才知道原来这些天他一直在思念她。他犹豫着要不要和她打招呼，又觉得这样太冒失。就这么瞬间的时刻电梯门已经关上了，她在里面，他在外面。彼岸的味道幽幽飘着。

他苦笑了一下，转身离去。

4、

Party 开得很热闹。十来个人又唱又闹，还喝了很多酒。难得大家都很开心，放松起来大呼小叫，全无往日办公室里的严肃。喝完酒 了大家又说去卡拉 OK，于是十来个人跑到华夏练歌房包了一个大间。

连老王也笑眯眯的为大家唱了首康定情歌，惟有阿晴还是淡淡的，坐在一边不做声。周城说，阿晴，喜欢唱什么歌，我来帮你点。阿晴摇摇头，说，我不会唱。旁边的人起哄说，你姐姐的歌唱得那么好，你一定也是不错的，来一个嘛。

阿晴的脸色一下变了，拿起茶杯的手略微有点抖。周城见状忙打圆场说，不唱也没关系，我唱得也不好呢，呵呵。

话音刚落，他的眼睛忽然从门上的玻璃看见了走廊上一个白色的身影一闪即过。他想都没想就从座位上站起来，快步走到门外。 门外只有侍应生。他向走廊的拐弯处跑了几步追上去，还是什么人都没有看见。

微暗的拐角处，只有淡淡的彼岸的味道。

这味道即使在嘈杂的音乐声里，在酒气十足的走廊里，在许许多多匆忙而过的人群里他还是能清晰的分辨出它的存在。他站在那里发了会呆，正要回包间的时候，一双小手从后面轻轻柔柔抱住了他。

周城有些愕然的转过身，看见她，正要说些什么，她的红唇已经温柔的贴上了他的脸颊。阿晴，你，你是不是喝醉了？阿晴不说话，只是更用力的吻他，他的面庞，嘴唇，眼睛。他为这突如其来的柔情惊愕，却无力推开她。她那来自女性的温 柔象芬芳的花朵包围他，他终于忍不住回吻了她，用力的、甚至带点粗暴的回吻他。

就这一瞬间，彼岸的味道淡了，散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